

石果

论桑曲

①中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编

沧桑曲

石果

中

中 册 回 目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八回 | 忤凌云舒秀英护妹 | 哭谢冬丁淡儿殉情…… | (529) |
| 第三十九回 | 悔麻痹明山作检查 | 求会见宛如惊喜讯…… | (546) |
| 第四十回 | 述往事爱憎失依据 | 传新息疑信费思量…… | (562) |
| 第四十一回 | 龙家强丧生酒筵上 | 游孟韩卧底虎狼窝…… | (579) |
| 第四十二回 | 订方案远山观地貌 | 袭险关雨夜渡荒林…… | (595) |
| 第四十三回 | 暧昧露迹小星饮弹 | 迷离施计老手成擒…… | (610) |
| 第四十四回 | 凌华山胡测儿女情 | 金如楠空用桃僵计…… | (626) |
| 第四十五回 | 致祝词伤心悼难友 | 守长夜诚意护芳邻…… | (642) |
| 第四十六回 | 断柔丝家贵焚诗稿 | 扶弱质欧阳育新苗…… | (652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说去留满怀溅激情 | 感波动寸心怯物价…… | (662) |
| 第四十八回 | 做春联金如松表态 | 清滥账丁化雨拒工…… | (675) |
| 第四十九回 | 拨毫厘若然吓跑腿 | 悔匆促家贵续长诗…… | (688) |
| 第五十回 | 文缀珠漫动入世心 | 刘化南陡起还乡念…… | (705) |
| 第五十一回 | 索人员蒲江遣特使 | 定居留凌云托口书…… | (722) |
| 第五十二回 | 渐显迹象衷心相助 | 蓦来信息夺魄吃惊…… | (735) |
| 第五十三回 | 开眼界驰游重庆市 | 堵爱河大打翠微亭…… | (748) |
| 第五十四回 | 正作风杨明山听会 | 穿鼻线云海云入团…… | (766) |
| 第五十五回 | 俏姑娘倾情遭委屈 | 油江湖得意蒙差遣…… | (783) |
| 第五十六回 | 徐宛如心绘鸳鸯图 | 丁淡儿情迷蝴蝶梦…… | (801) |
| 第五十七回 | 诧分歧细语说原由 | 涤积垢耐心谈道理…… | (816) |
| 第五十八回 | 感弊端弟媳控长兄 | 泄忿恨丫头打地主…… | (835) |

- 第五十九回 金海云怒斥善恶霸 龙家贵喜联穷富农…… (851)
- 第六十回 点要害关切若有心 传闲言毁伤似无意…… (869)
- 第六十一回 谋有方加强工作队 憾难全割裂母子情…… (885)
- 第六十二回 伴老树着意候仙踪 下餐馆忘情吞钓饵…… (898)
- 第六十三回 龙家荣醉斗二少娘 舒南轩苦拼七巧板…… (914)
- 第六十四回 说玄玄狐仙踞庙宇 感殷殷姑子填长词…… (933)
- 第六十五回 动感情家贵颂春阳 听反调金城发虚火…… (948)
- 第六十六回 池畔吟哦有意无意 窗前絮语此心彼心…… (965)
- 第六十七回 迷途径宵小遭追缉 斗山坳战士中暗枪…… (983)
- 第六十八回 念无私献血救危命 心有悟探情许终身 … (1002)
- 第六十九回 排诬陷高手下妙棋 护宗法腐儒拼老命 … (1016)
- 第七十回 惊噩耗飞车探战友 警来人厉色致悼词 … (1035)
- 第七十一回 叹不足家贵琢璞玉 出望外秀英逢喜神 … (1043)
- 第七十二回 意未符两番心歉歉 语无文一样情脉脉 … (1056)

第三十八回 忤凌云舒秀英护妹 哭谢冬丁淡儿殉情

真叫凑巧，丁淡儿心上正硌着事儿要向凌云队长诉说，她却伸手把她要来了。等到了黎阳屯区里，细谈下来，丁淡儿才明白，原来是要自己随她上老鸱山一个熟人家里了解敌情。这当然是老虎窝旁扯草的事。不过，随着这么个队长，虽然感到有点紧张，也还谈不上个怕字来。只是，她心里那点事儿可得压一压了。一来怕打扰这一重大任务，二来那队长也忙得慌，到下几天，她还没找着个她两人私下相对的空隙。

既说要走，为什么又迟迟不动身呢？原来，晴天加浓了春的气息，大多数民兵都要转家做活路，原来那种昼夜结队活动的形式已维持不下去了。民兵指导员徐宛如交给凌云一个任务，把民兵按居住地地方分为若干小组，定下组长。这样，按当地换工的习惯，他们可以一家家地轮转做活，基本上集中在一起。此外，也还有少数可以留下的成员，如原来当帮工的金海云，牺牲了的铁匠秦二胡的徒弟赵小甲，家里不缺人手的舒大元、刘彩，参加较晚却自愿整天服务的芸芸斋的小主人龙远志等等，就组成两个常备小组，分驻场上和牛角垭。不用说，等着上老鸱山的丁淡儿，自然也是常备小组的成员。

丁淡儿这几天是相当清闲的：先是换走金文桃，和刘彩一道跟着队长跑跑；后来就独自到没人走动的东侧门里那片空地上练枪。练长枪也练短枪。短枪就是凌云队长那支俗名“快慢机”的驳壳。队长准许她用点放形式消耗十粒子弹。依队长的安排，在上山期间，这支驳壳就由丁淡儿使用。她自己再去要支小手枪。

天气闷闷的,天空起了些黑黑的云块。丁淡儿这时打出了驳壳枪膛里最后一粒子弹,看看天,心里想,上山再不动身,天气大概又要变了。但看看她打在环靶上那成绩,又埋怨自己眼手太笨。百米短距离,长短枪一共打了三十多颗子弹,打中靶子牌牌的不上一半,最争气的一颗离中心也还有三道圈圈。虽然队长说这不是去打仗,差点也不要紧;虽然队长说选定她是因她有胆子和气力,遇事可能不慌,万一逼近和人拚斗抓打也来得两手;但是,枪法好点岂不更好?而且,讲到抓打,丁淡儿曾听过凌云队长打一个流氓的故事。她不像一般女的那样用耳巴或者掐扭对付对手,而是用拳头。劈胸一拳,打得那小子一歪几踉跄,仆地啃土……

这么想着,丁淡儿便把枪插在腰皮带里,试着捏起拳头比起架势来。没比上几下,背后墙拐角处一声笑。丁淡儿收住拳脚一看,是区里那个小通讯员,河东村村长金治国的孩子金烈烈。说小,总也十四五岁了呢。这叫丁淡儿立即觉得脸上发烧。

然而那小鬼还问一句:“丁同志,你练把式想找李牛儿报仇不是?听说她那阵狠打你……”

丁淡儿脸上的红云延过了耳根。但那红云立即变了性质,李牛儿三字使她由羞涩转为发火。她指着金烈烈说道:“你们这些男娃娃都没好人!”

“咋的,都没好人?”金烈烈说着,使出他学得的一点北方腔调:“不中不中。俺不相信,你丁同志脑瓜里装的男同志就没个好人。至少有一个是好的,大好大好的。”

“你胡说。至少一个……还有‘至多’不是?”丁淡儿扬起手掌对着那走近身来的小鬼,“看我不打歪你的嘴巴。”

金烈烈一让:“你练过把式的打不得哟。我又不是李牛儿……”

小鬼话没住口,丁淡儿一把抓住他肩膀,捏得他精叫,赶忙敬礼告饶。丁淡儿松下手来。小鬼一跳离开了几步远。他绷着那圆鼓鼓的脸肚儿说:“枉自你该是个大姐姐,不讲道理。我说一个女娃娃心

头总有一个男娃娃是好的。这话错了吗？你说，错了吗？”他伸开一只脚做起个准备跑的姿势；见着丁淡儿没再举手的意思，就继续问他的“错了吗”。

是的，这个金烈烈的话没错。埋在丁淡儿心里的那个俊俏的调皮、聪明、正派的人影子，立即浓墨涂染一般显现出来。她埋下了头。

金烈烈胆子大了，又靠近两步：“还有一点我不拱服，丁大姐姐。听我松大奶奶讲，李牛儿没三泡牛屎高，就敢左一耳巴右一耳巴把你脸都打肿。你没长手？你刚才拧我那气力哪里去了？”

丁淡儿叹了口气又横横眼；“我要晓得还得手，他早挨我捶扁喽。”

凌云来了。她指着金烈烈：“小家伙，叫你叫人，咋个叫的？”小家伙跑了，凌云便招着丁淡儿，“走，找地方歇口气去。”

凌云把军帽推搁在后脑勺上，头发顶拱，帽檐指天。上装解掉了好几颗钮子。腰皮带卸下来扣成个圈圈挂在肩头上。一反往常，跨出的步子好像拖不动那身子一般。

丁淡儿有点诧异：“队长，你这样累？”

“唔”，凌云干脆一爪把帽子抓在手里。“今天呀，我累，我生气，我冒火，我又高兴……心里一松，浑身就发起软来。走，找个地方歇歇去……”

丁淡儿提议走周菊家。说周家母女听得今年实行谁种谁收，和几个老奶奶老公公抢着翻挖菜土去了，家里没人。凌云说那里不好，菜土里人多，一见又会有人来磕牙巴骨。她带着她转过一道断墙缺口，跨进原来作为上下房区域界限那间墙的里侧，在那冷灶没烟的老厨房看看，灰尘和蛛网霉气扑鼻。由那转到原来的家丁房。那双合门上挂着把红铜锁，是已作了那一群守房老弱的宿舍。再穿巷前走，那就是管押俘虏和人犯的老马房石院了。凌云更不愿走那去，回身一转，又跨过间墙上一道小门，到了火毁区域的一个地方。这里，有白石台阶，有疏疏朗朗一些空枝上已现出绿苞或正在脱换旧叶的树

子,有的树子还有明显的火烧痕迹;一壁污痕斑斑的短墙前面,有个绿绿苔藻间填塞着木屑瓦块、断茎残叶的水池子。小路弯去曲来。地势高高低低。在一座怪石重叠的小石山上,还有座并没被烧却塌掉一只顶角的小亭子……这正是当年金如楠那“逸庐”内院的所在地。

凌云带着丁淡儿在这里转了转,在池子旁边一座小石拱桥上坐了下来。尽管火毁过后地面空旷,由于断墙残垣的隔阻,那些在区部所在的前院地面上去来的人,是看不见这里的。这样,这里除了几只麻雀在叽喳飞扑,倒无声无息,一片寂静。丁淡儿正要谈她的射击成绩不好,凌云却伸出手:“枪还我吧。我也把勃朗宁还给杨政委了。你还是背步枪。”

这叫丁淡儿颇为诧异。

凌云告诉她,不用上老鹄山了。她说区书杨明山接着县书张俊同志的电话,说分区来的确实消息,她爸爸已动身来这里,不日可到。说那杨明山最后指着自己鼻子说:“张政委叫咱不准你上老鹄山。这是命令。不管你爸爸来早来迟。”

“你就为这冒火?”丁淡儿一边还枪一边问。

“你看你说的啥话!我爸爸来,我高兴嘛,咋会为这冒火呢?上老鹄山又不是拜年吃酒,说不去了可惜……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……我是累了。你不晓得我今天跑多少路。又开会,又追人。光在营盘坡,说起说起就走鳌岗;鳌岗又下磨刀溪,又过官河乡地面……转来转去,人还是没捉到。倒霉,回到断石桥,叫小黄蜂锥了我一顿。”

丁淡儿啾啾地搭嘴:“小黄蜂锥人劲倒不大,怕的是牛角马蜂。”

“嗨!”凌云做了个看你又说到哪里去了的姿势。“给你讲,小黄蜂是个人。龙家贵的三嫂,龙家富的妻子,舒小秋的堂姐姐——大名舒秀英。我的天,她那张嘴呀,比牛角马蜂还厉害。嗨,我不看她大

着肚子……”凌云说着，束上腰皮带，把驳壳枪和军帽搁在石条栏杆上垫做枕头，两手往后脑勺一扣，仰躺了下去。

本来坐着的丁淡儿，这时站起来转到凌云头顶一边：“为啥事吵嘛，队长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！”凌云摇了下头。“也不是大事。是空事，闲事，别人的事，是我多事……真的，我都是个大姑娘，我管得你哪个要哪个！”随着便垂下眼皮，似乎要睡去的样子。但不一会儿，却又猛睁开眼。“淡儿，你说小黄蜂说话尽头不尽头？她说，普天之下打着灯笼就找不着你凌大嬢嬢这样的姑娘，你不怕狗笑掉牙齿？”

丁淡儿说：“普天下找不到，对嘛。有几个姑娘当得队长，半天打得下老鹰的？笑，我学还学不到哩。”

“不是那意思，她说的。”凌云却一个鹞子翻身坐起来。“她说的是……说的是大姑娘家当劝媒。她说，凌大嬢嬢，人说‘单身汉做媒——你不要我要。’那‘大姑娘做媒’呢，该是啥意思？”

似乎有点心神不属，丁淡儿“唔哦”两声之后才摇摇头。

“‘大姑娘做媒’是‘你不去我去’，她只差没说出口。你看她可恶不可恶？”

凌云又想翻躺下去，天上已在打雨点。她望望天上，把帽子和枪抓起来：“走，回去吧。老天爷都可恶……”

丁淡儿突地一把拉住凌云：“队长，我有句话给你讲。”

“一句话？你讲吧。”

丁淡儿垂下手。她那比前丰满了些的微微带圆的脸上浮起一缕羞涩。头低了些，弯弯的眉毛就得更弯了。凌云等了一会没动静，脸上又凉凉地着了几点雨，便说：“那回去慢慢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，一出去总有人网着你……”

凌云环顾了一下，指着假山上那小亭子，“那走那里去吧。”

亭子里一片破败景象。它的回栏坐板上，顶空露着楠子天光那一角，遍是瓦片、泥渣、腐残叶子、黑色扬尘吊儿和雨水痕迹。遮覆完

好的处所要好一点,也是一片积尘,上有不少麻雀老鼠的粪渣和脚印。丁淡儿在山石旮旯里拔来一把枯草,准备扫扫。凌云抓来垫在一块坐板上,“就这么坐吧,不扫啦。越扫越脏。”

听得这话,丁淡儿又去扯,说干脆垫厚点。由于心意飘飘,手脚就不那么专心,甚至雨点落在后颈窝她也不觉得。凌云跨出外面连人带草一把拉扯回来,“有啥话快说,你也安心磨我不是?”

“好嘛,队长,你就坐好吧。”丁淡儿把凌云推到垫得厚厚的一根柱子边,让她半倚栏杆半靠柱子地斜坐着。她自己却站起,一闪之间,脸上掠过一缕神采,完全消失了刚才那种羞涩。

“队长,”她便向前靠了靠。“我横了心。我这话没说处,只有给你说……听你刚才讲那啥黄蜂儿的话,我都有点不好开口喽。又想想,怕什么,横顺我是嫁过一回人的。在你队长面前……你队长是他的姐,也该是我的姐。姐跟前有啥羞不羞……”

凌云急了:“你讲的是些啥话,淡儿?不做文章不行?”

“我讲的——咕咕,”脸上的火烧云吞蚀了后两个字。

“哪样?”凌云欠起身子。

“我讲的冬哥,你这个姐呀!”丁淡儿一下子扑靠到凌云身上,又扯又揉,活像个小姑娘。“冬哥,就是谢冬……”

凌云完全明白过来,这丁淡儿爱上了谢冬。在凌云量人的天平上秤秤,这两个拼做一对倒是不错。但是,她恍惚记得,她曾经什么时候听得谢冬说过,对这丁淡儿,他救她就是救她,一点没啥私心眼。也许当时他没讲真话,也许当时是真话,后来有了变化;不,也许丁淡儿是有些人说的那样,是在“单相思”。凌云想问问;不料,已把事情叫亮的丁淡儿却发出了责问的话头:

“队长,你看你好大意。冬哥挂花这样的事,你就没给我漏句话儿。那天我不还在狐仙庙吗?”

凌云回想了一下那天的情景:战斗直打到下午歇响过后才告结束。由于谢冬流血过多,当时没回狐仙庙,就在战地上找着一架敌人

丢下的滑竿小轿把他抬下来了。等到把谢冬和其他伤员一起放在车上送走以后，凌云就在场里场外参加救火和清点俘虏等工作。第二天回狐仙庙，丁淡儿已被她爸爸来叫走了。但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凌云应道：“你没听着我讲，听别人讲的也一样。”

“不！”丁淡儿一副严正的脸色。“要是那天我晓得，我就不去凉风寨啦。就说我不要脸我也要跟着服侍他去。”她接着叹了口气，“哎，也怪我脸皮太薄，就在凉风寨埋起脑壳煮饭。两三个月，不下后山来看看，也不敢向人打听一声。我只说他还活蹦活跳的哩……你说听别人说的也一样。我哪时候才听人说的？哼，隔今天不上十天。还是宋连长去县里；他去医馆子看别的人；回来和高队长摆，说那里医生不行，给个民兵开刀取子弹搞了好多个钟头……老天爷，问起来说是冬哥，我魂都落喽……”

“开刀了哇，”凌云轻轻复了一句。

“是嘛，你看你们都不晓得。我一听，一夜没睡好瞌睡。我爸爸是年关前走的。管他回不回队，我也去请假，说回家过元宵。队长，十二茅坡火烧坪又没灯看，我家又穷得提起筲筲没底底，啥节好过嘛！实在是想和我爸妈诉个下情，我要去城里看病人去。哪晓得开不起腔。我爸爸倒打一钉耙，说在李家时候就是姓谢的小子在挑灯拨火。队长，那不叫活天冤枉？听我妈讲，我才晓得年边李家给我家送了些东西去，有冈炭，有米，有腊肉。狗夹夹会那样大方，铁树开花！讨我过门那时节他家都没那样大方过……唔喂，”丁淡儿略顿一顿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解开腰皮带上端的两颗衣服扣子往里摸了一下。“队长，回家一扯鬼皮，我才想起冬哥那心眼硬是七个窍，个个通。那回我爸爸到李家接我，说起走就要走。冬哥说不忙，媳妇不要了要个字约。他听说过，叫啥‘休书’。狗夹夹不给写。他就说‘好嘛，那丁家姑娘出去有啥三长两短，还是唯你家是问。’说好说歹，老家伙号了张字条。他要交我爸爸，冬哥抓拿过来递给了我。他说，‘你自家管你这条小命！’叫我自家管，我不懂；想来无非是死活随我，

不关我娘婆二家的事。唉,这回回家听说李家要我回去;我才懂得这东西的用处啦。”她又按按胸膛,“队长,你说冬哥他那心眼细不细?”

“是,确实!”凌云感触地应声,脑子里联翩浮起了那小家伙的一些语言和举止。她不禁叹道:“你喊他冬哥。老实给你说,他是人长得快,他还没你年纪大。开刀取了弹头儿,该快好了吧!”

雨大起来,荒园一片哗哗沙沙的声响。丁淡儿又一句较为小声的话,凌云没有听得清楚。

“什么,你说?”

“我,”丁淡儿斜偏着脸,脸肚儿上又有点绯红。“我要进城看他去。”

“要得。不上老鸹山了,你去吧。”

“我说,队长,”丁淡儿眼睛里流出乞求的神色。“你是姐嘛,你就不能同我走一趟?”

凌云的眉眼紧凝起来。还在给谢冬要得军装那时,她就打定主意要去看看他。可是,接连几回,说起要动身又有了紧忙事情,终于弄得那军装也只好托人带去。现在,敌情倒没前些日子紧张,游孟韩却离开了;另一副队长舒大元,只能照管坝上这一片;山里一片,由于金文林回了家,海云又太毛躁,便没有得力人。再说,刚才听得区委书记讲,从明天起,要开三天全区活动分子大会,讨论发动群众扩建农协等问题;还有,官河乡的上年度公粮尾欠还大,有坏人破坏征收工作,准备要她带几个人去帮帮忙……然而,丁淡儿那殷殷期待的眼神叫凌云下了决心:

“这样子,小丁。你忙,你先去。你不忙,等我三两天,我一定去。”

三两天吗,丁淡儿当然愿意等,她目的并不仅仅是找个伴。不过,没等她把那目的说出,雨声里便传来了金烈烈高喊“凌大孃、凌队长”的声音。喊得那么急辣辣的,是又有什么紧急事。

算着日程，活动分子大会该这天散会。傍晚来了部小吉普，又把会延长了半天。

夜深时分，丁淡儿代替大师傅守在大灶面前蒸早餐馒头。火光在清凉的夜气里撑开一把暖溶溶圆伞，坐着坐着，她就禁不住打起盹来了。正在沉入那无边无际的黑甜乡的时候，突然被人拍醒，睁眼一看，是司务长陈和清。她以为是喊她抬换蒸笼哩。刚要站起，耳边却传来了嘈杂的人声。警笛声以至军号声……

“咋的，陈么叔？”

“快去集合，土匪打凉风寨。”

丁淡儿一怔，睡意跑得精光，耳里立即听到远远的枪响。“打成啥样子啦，陈么叔？”

“哪个晓得？我值班守电话，听得铃子急叫，抓起来没讲上两句线就断了……快去，你们凌队长叫我喊你。”

丁淡儿在门外迎面碰上了凌云队长。队长把她拉到一个反映着下弦月幽光的墙角边，急促地说：“淡儿，我要去打仗。你明天先走吧，进城。我给遵义来的那李部长讲了，搭他坐的小车。得，这里有点钱，拿去给谢冬买点吃食东西。给他讲，好好养伤吧。打完仗我就看他去……”

丁淡儿没伸手接钱：“队长，还是我跟你去打仗；打完仗我们一路好不好？”

“不不，不不不……”凌云把手里那几张人民币一下子塞在丁淡儿胸膛上那小包里。她不能再说什么。警笛起落和脚步声，好几个声音在喊“凌队长”。

前次来在城头那些天，丁淡儿曾经到过她叫作“医馆子”的那卫生院，因而走着不用问路。不过，这个近来恨不得插翅飞到的地方，这时却是越离得近，心就越跳，脸就越烧。原来，凌队长已答应来为她传达那点难于开口的意思。不料土匪可恶，偏偏在这时候来偷打

凉风寨。等她打过仗来城时再说吧,谁知道打仗要打多久?谁知道打过仗又有没有别的事缠她?不能等,那么,丁淡儿就只有厚着脸自家说了。冬哥是个一踩九头跷的人,也许不用开口……不用开口又怎样表示?越想到这种节骨眼上,当然就越发脸烧心跳。

由大南街转进那名叫康乐巷的小巷子,行人中的哼唧声螫灼得她思路转了个圈儿:“你是去看病人的,胡想些啥?看病人就看病人嘛!”这样一提示自己,心潮一落,也就加快了脚步。在手里甩动着的那小麻布袋,发出点轻微的声响。

在不断进出的病人当中,丁淡儿上了石阶,进了大门。她挤在一个小窗口前向里发问。里边那人各自号本本,撕条条,收钱,和别人说个三几个字的话。丁淡儿想起这叫挂号,于是也摸出张一千元票子挤着递去。

“啥科,”那人抓住那张票子,头也没抬。

“看病人,他住在你们这里……”

那人哼了个鼻音,把那张票子一砸。但当他抬起他那对满布血丝的小眼睛,他呆住了。“哦,解放军同志,对不起对不起!看病人不用挂号,到后边住院部去……你看哪一个?”他越出了他的职责范围,显得分外热心。

“谢冬,黎阳乡的。”

“哦哦,谢冬!你……你你……等我,我……来吧。”他一边结结巴巴,一边拉开抽屉,把台面那些东西一股脑刨进里面,锁上锁,站起身来。“你们等等,”他向那些挂号的人说,“等我送送这个同志。”

丁淡儿很不过意。可还没说出推谢的话,那人已从里边转出天井在招手叫她。她只得甩动着小麻布袋跟去。搁在小窗口里那张票子,还是个病人给捡送了来。

也全得这个人带带路。在这门窗户壁一片白的地方,折了两个拐,没有太阳,便连东西南北也不太分得清了。这人把丁淡儿带到一个三面房子一边墙的小院口上,在一间临窗摆着桌子、靠壁立着药

柜、壁上挂着骷髅图、空气中浮着药水和石灰气味的屋子里，见着个白衣白帽、颈子细长、嘴唇上有颗黑痣的女人。带路这人和那女人嘀咕几句，然后才给丁淡儿介绍，说是申护士长，“甲字出头的申，不是子孙的孙。”

申护士长扫量着丁淡儿，那对眼睛像长有倒须钩。丁淡儿目光让让，随即听到了问话：

“你是他干姐姐不是？姓林，接到通知赶来的……”

“不是。啥通知？”

“那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是……我是他女的。”这句话带出一把火，把丁淡儿的脸烧的通红。

“女的？”申护士长显然吃了一惊，“他不是说他没结婚？”

“没结婚……是没结婚……没结婚就有不得女的？”反正横了心，不要脸就不要脸。丁淡儿咬咬牙，脸肚儿上好像要滴血。

“哦，是订婚的。那没关系，没结婚就没关系。”长着黑痣的嘴唇动了几下，翻开个纸本本，“登个记吧。”她把“姓名”、“性别”、“与病人关系”等一栏栏填好之后，就拍打桌子上一个铃子。跟着铃声，又来了个白衣白帽的女的，只是脸圆年纪轻，头发是擦耳根垂下胸膛的两条长辫子。

“喂！”申护士长向进来那姑娘努努嘴，“这丁同志来看谢冬，你带她去看看。我心脏不好，进不得太平间。”说后她才转向丁淡儿，“告诉你吧，丁同志，你来晚了。我们前天下午发出病危通知，你今天下午才来。你那未婚夫，他已于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去世——懂不懂？死啦！”

“嗯？”丁淡儿口和眼瞪圆了。噹啷一声，手里的小袋子掉到了地下。一个踉跄，人也下倒。一下子仿佛跌了个无底的大黑洞，一直悠悠荡荡地在飘，在沉……

丁淡儿重新睁眼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躺在劈中挂着幅白布帷子

的屋子里。本来还迷迷糊糊;回眼看到高脚床面前坐着那个长辫子的白衣姑娘,她完全清醒过来;抽搐几下,呜呜地哭出了声。那姑娘去倒了杯开水,用小碟盛来了一大一小两粒药片,请她吃药。丁淡儿擦擦眼睛,一翻坐起:“不,我要看他去。”

“吃点药,再镇定一下。人不死是死了的。你知道你昏倒好多时候?……”

这时丁淡儿才发觉自己的头确实又昏又胀,似乎有箩筐大,看来是非吃点药不可。吃过药,那姑娘把两条长辫甩向背后,又把她按倒在床上,要她再休息一会儿。这怎么休息得好呢?人躺下去,眼泪就往外流。那微微发黄的白套子枕头,很快就湿了巴掌大一片。丁淡儿扯袖子揩泪水。那姑娘从身上摸出两张手巾来,选选,塞了张到丁淡儿手里:“这张手巾刚洗过,给你用吧,丁同志。”

丁淡儿表示不要。那姑娘不肯收回。丁淡儿便把它塞在枕头下面;她模糊着泪眼问道:“你贵姓,同志?”

“我姓钟,叫钟玉箫。你就喊我小钟吧。”

“哦,钟同志,我想请你,请你给我买点香烛钱纸。丁淡儿摸出剩下的一点钱。

“那个不要紧。我家就在这南门口大南街五号开土杂铺,我拿套来就是。不用给钱,算我送小谢的……他多好啊!”小钟背了背脸,忍住泪水不让它流出来。过一忽儿,她回脸说:“倒是,你醒来了,我要去给院长指导员报告一声。你躺躺吧。”

“你们这医馆子也有指导员?”丁淡儿心里怦跳了一下。

“啥医馆子?”要在平常,小钟是要笑的。这时她一点没笑:“这叫卫生院。因为简陋,够不上医院资格,所以叫卫生院。院长是从前的,叫李宗儒。他又矮又胖,像个滚子,大家背后喊他做‘李肿肉’。指导员是才来的,叫董一平,是解放军一个军医。他昨天才到的职,人还住在县机关里面。他来影响好大哟……就说你那谢同志吧,我给说来了个指导员,他就一定要见他。董指导员也说今天下病房听

听病员意见。嗨，他们恰是没说对话。董指导员跨进外科二病房的时候，谢同志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他直叫‘指导员，有鬼！这里有鬼！’指导员当时脸都变了色……”

丁淡儿的脸也变了色。她正待下问，外间有人在喊“小钟”。小钟应声便走。撩开布帷子后又回头关照说：“不要乱动，躺躺，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屋里没了人，丁淡儿嘴里念着那两个字：“有鬼。”有鬼，难道谢冬咽气时候真的见到了什么鬼吗？丁淡儿倒是相信有所谓鬼那东西的。不过。待到她上过两回吊，她可不怎么怕鬼了。自家都差点变成那东西，怕啥！谢冬当时曾把那吊颈鬼说得活龙活现。后来他告诉她，那是编来吓唬李狗夹夹的，根本没那回事。那么，这回呢，若是这回真有什么鬼，那不是说谢冬是该死了吗？……屁！如果那些神呀鬼的有眼睛，它怎么也不应该找到这冬哥身上。冬哥是和敌人打仗打伤的，在这卫生院开刀取子弹，什么鬼要来趁火打劫？……

这屋子也是一片白，可以反光，不大看得出早迟。她从那开着一扇窗板的后窗上估量一下，是不太早了，拿在武工队时候看钟点来比照，该是五点左右了吧。小钟说去去就来，怎么老不见来呢？冬哥的躯体摆在什么地方，他到底成了什么样子……这不能不叫丁淡儿越想越急。怪得很，这地方除了到处粉刷着石灰，竟然像座冷庙。有点人声也像隔山隔岭一般听不分明。

小钟实在不来，丁淡儿不能再等了。自家寻找去吧，她想。决心一下，便一个转侧，撑着床铺坐起了身子。这时，丁淡儿觉得脑壳还有点沉；摆动摆动，里面还荡呀荡的，不过已经不胀不痛了；只是眼睛角像沾了辣椒水样又酸又辣，这叫她才发觉自己一直在流泪。丁淡儿想起小钟那张手巾。但还是没有动它，仍然扯起了自己的袖子。她用袖子把眼膛脸包一带使劲揩擦了一下，又抿了抿帽檐下的鬓发，便要下床。这床高得出奇。她伸头往下看看，又怪，横来顺去找不见她那双帆布鞋子。这又无法动弹了。她回身坐正，无意识地向周遭